

## 期刊评价：鼓励还是阻碍跨学科研究？

### --关于《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中图书馆事业、信息事业类核心期刊遴选方法的质疑（一）<sup>1</sup>

《现代图书情报技术》编辑部

2015年10月22日

在近期发布的《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 2014》（简称《总览》）中，《现代图书情报技术》（简称本刊）没有进入“图书馆事业、信息事业类”18种核心期刊。在我们要求下，《总览》编辑部提供了与本刊有关的计算数据。本刊分析了《总览》的数据和“图书馆事业、信息事业类”核心期刊遴选方法，认为这种方法存在严重瑕疵，难以反映当代科学研究特点，难以准确反映期刊的学术影响力。我们曾于9月份专门向《总览》编辑部提出质疑，但没有得到回复，现在将有关质疑公诸于众，希望避免对学术期刊评价和对学术研究发展的误导。

1、《现代图书情报技术》一直高度重视学术质量，严格同行评议，在图书馆学情报学领域首家采用结构化文摘和作者贡献声明等学术规范，在业界享有很好的声誉，被中国图书馆学会评为优秀期刊（在2012年入选的10种期刊中排名第6），被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要览》2014年版中收录为核心期刊（排名第7），被南京大学CSSCI2014收录为来源期刊（排名第15），被武汉大学RCCSE2014收录为核心期刊（排名第13），在CNKI期刊引证报告的图书馆学情报学期刊中排名第9。但据了解，本刊在《总览》中却只排名第19，这种差异令人非常疑惑。

2、根据《总览》公布的评价方法，我们发现，《总览》在计算被引量和他引量时采用的是“本学科论文引用的次数”，在计算学科影响因子时也只采用“本学科论文引用的次数”，而这个“本学科论文”只限于在同一类中学术期刊上发表的论文。由于本刊论文必然涉及其他学科、尤其是计算技术、数据技术和网络技术等领域的内容，本刊的优秀论文也会得到这些领域的论文引用，因此《总览》的计算方法大幅度压低了本刊的实际学术影响力。图1说明了这种影响：

|    | 总览类目    | 被引量  | 他引量  | 下载量    | 说明                    |
|----|---------|------|------|--------|-----------------------|
| A1 | A-K     | 1719 | 1581 | 164388 | 本刊在《总览》A-K各学科总数据      |
| A2 | N-Q、T-X | 0587 | 0458 | 103333 | 本刊在《总览》N-Q、T-X各学科总数据  |
| A3 | 所有类别    | 2306 | 2039 | 267721 | A1+A2，本刊在《总览》所有学科的总数据 |

<sup>1</sup> 执笔：张晓林、彭希珺

|    |            |       |       |        |                         |
|----|------------|-------|-------|--------|-------------------------|
| A4 | G25        | 1416  | 1325  | 139955 | 本刊在《总览》G25领域的总数据        |
| A5 | 未计入G25的排序量 | 0890  | 714   | 127766 | A3-A4, 本刊减去G25的所有学科的总数据 |
| A6 | A5/A3      | 38.6% | 35.0% | 47.7%  | G25之外数据占总数据比例           |

表中数据说明, 本刊有 38.6% 的被引量未计入, 有 35.0% 的他引量未计入, 有 47.7% 的下载量未计入。

### 3、我们认为, 《总览》的这种计算方法不合理:

(1) 当今科学发展的重要特征是学科交叉融汇, 科学界充分利用许多不同学科类别的知识及其交互融汇来推动研究和实践。交叉融汇会成为科学发展的主要动力之一, 跨学科的论文引用成为一个非常普遍和非常活跃的现象。经济学科、管理学科、资源与环境学科、信息技术应用、工业设计与安全等, 都要交叉利用跨理工科与社会科学的知识, 许多主题领域已完全不能用一个传统的狭窄的学科领域来代表。一种期刊的影响力不仅体现在其分类的那个学科里, 而是越来越多、越来越重要地体现在它对其它学科的影响上。

(2) 最近 20 多年来, 图书馆学情报学领域的发展重点之一就是包括数字图书馆技术、网络技术、语义技术、数据技术等, 而且这种趋势还将继续。同时, 图书馆学情报学不仅仅是简单被动应用其他学科的知识, 随着研究的深入, 图书馆学情报学研究中对知识的理解、描述、组织、分析、应用的优秀研究成果越来越多地应用到其他领域, 因此被其他领域的论文所引用。这是图书馆学情报学对整个科学领域的生命力和影响力的重要体现, 应该积极发挥和发展。

(3) 正因为这种学科交叉融汇成为当今科学的主要特征之一, 只采用(按照某个分类体系划定的)某个特定学科内的引用量来计算期刊影响力及影响因子, 就明显地不合理性。如果引用量及其衍生指标影响因子在整个指标计算时所占权重又很大, 这就进一步加大了这种排斥学科交叉融汇的做法的负面影响。

(4) 我们猜想, 所谓“采用本学科内论文的引用量”似乎是想遴选出“得到本学科内研究者使用多的期刊”。但首先, “本学科”是个动态的和模糊的概念, 学科实际上是一组紧密交互的研究主题或研究群体的聚合, (无论按照哪种体系) 分类类目只是从一个角度在一定阶段内对这种聚合的描述, 必将随着科学与实践的发展而变化, 因此不能机械地用相对固定的某个分类体系的某个具体类目来度量、限制、裁剪、评价不断变化发展的活生生的科学研究和应用实践。何况, 现实中存在不同的分类体系, 例如科技部、教育部、基金委等就采用不同分类体系, 许多期刊在不同分类体系中的类别归属往往很不同, 况且还有许多跨学科期刊, 要把一种期刊分类到一个且只一个学科类别中, 常常是不合理的, 至少是非常困难的。

(5) 正是考虑到上述情况, 国际著名期刊影响力指标(例如汤森路透公司的期刊影响因子和 Scopus 的期刊影响因子)在计算引用量时都采用来自所有学

科的全部引用数据。我们在前面列举到的我国多个期刊评价指标，也很少只采用某个特定学科内的引用量计算影响因子。许多评价体系通过把期刊分类到引用量相对最多的学科、但采用总引用量来计算影响因子的方法，平衡“既要反映整个学科影响、又不得不归类到一个学科”的实际操作问题，同时还使操作结果可自然动态发展。

(6) 《现代图书情报技术》作为图书馆学情报学领域唯一的技术类期刊，采用计算机技术、数据技术、语义技术、网络技术促进图书馆与情报服务的发展，充分利用和发挥学科交叉融会的优势，这是本刊的办刊宗旨、研究目标和事业职责。在图书馆学情报学领域综合性期刊占绝大多数、同质化严重的情况下，本刊这样的专门性、特色化期刊应该得到鼓励和支持，不能因为固化的学科分类使得它对整个科学领域的贡献、使得图书馆学情报学通过它对整个科学领域的贡献无法得到真实的反映。

4、我们理解，期刊评价本身是个复杂的问题。正因为如此，去年许多国际学协会和出版机构联合发布了《研究评价的旧金山宣言》，今年有关科学家又在《科学》上发表《关于研究评价原则的莱顿宣言》，中国科学院学部也在《追求卓越的科学》宣言中要求科学地应用评价指标和评价体系。因此，《总览》对本刊的处理方式不仅仅是本刊自身的个别的问题，实际是一个严肃的科学问题，关系到在交叉融汇成为当今科学发展主要特征之一、全球科学界不断反思和完善科研评价与学术期刊评价时，如何科学地评价学术期刊和引导科学研究。

5、我们再次向《总览》编辑部和广大科研人员表达我们的意见，希望从事学术期刊评价的人士要了解学术研究的发展趋势，要了解学术期刊评价的最新进展，要打破依赖简单粗暴方法、不愿意科学地进行评价的惰性。我们愿意与《总览》编辑部和科学界一起，探讨如何改进和发展学术期刊评价的科学方法。

《现代图书情报技术》编辑部

2015.10.22